

铁血  
tixue.net

战场,每个战士最向往却也最恐惧的地方,没有鸟语花香,没有温床软床,只有擦过耳边的子弹和漫天弥漫的硝烟。想在这里生存下去,不但要有猎豹般的敏锐,还要有猛虎般的无畏。无畏者无敌,只有真正的勇士,才能走出无尽的黑暗,才能走出无尽的硝烟。当我们的祖国遭受危难的时候,是谁冲进了炮火之中,又是谁,最终走出了硝烟之外——硝烟终将散尽。

退色的子弹★著



★狼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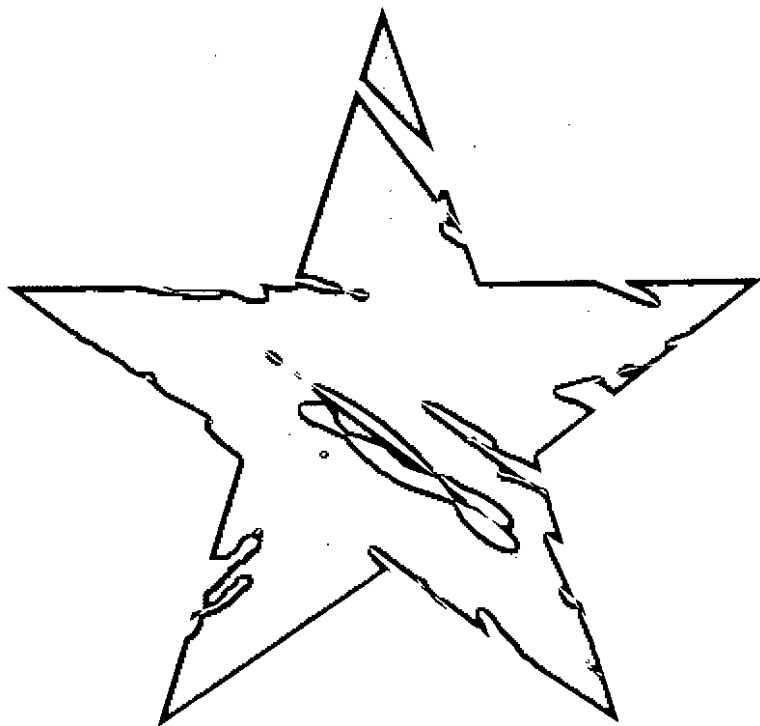
# 硝烟散尽

XIAOYAN SANJIN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战场,每个战士最向往却也最恐惧的地方。没有鸟语花香,没有温床软床;只有擦过耳边的子弹和漫天弥漫的硝烟。想在这里生存下去,不但要有猎豹般的敏锐,还要有猛虎般的无畏。无畏者无敌,只有真正的勇士,才能走出无尽的黑暗,才能走出无尽的硝烟。当我们的祖国遭受危难的时候,是谁冲进了炮火之中,又是谁,最终走出了硝烟之外——硝烟终将散尽。

退色的子弹·著



★狼烟

硝烟散尽

XIAOYAN SANJIN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硝烟散尽·狼烟/退色的子弹著.-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80680-489-6

I.硝... II.退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VI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8695号

## 硝 烟 散 尽★狼 烟

退色的子弹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147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---

787×1092毫米    16开    24印张    400千字  
2007年4月第1版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978-7-80680-489-6

定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   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## 楔子(上)

南满铁路在沈阳城北柳条湖划了一道弧线。寂静的夜色下，日军中尉河本末守的心就像那天上的弯月一般黯淡消沉。他的双眼死死盯着八百米外的北大营，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。

“河本桑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帝国军人。”河本身边的松冈军曹心中赞叹道，“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总是保持着镇静！”

面色凝重的河本末守没有注意到部下对他崇拜的目光。他谨慎地看了看腕上的手表，时间是晚间十点十九分。“东北军会不会迅速做出反应？”河本反复考虑着这个问题，“这里毕竟驻扎着一个支那旅呀！”想到这里，他却有了一种要哭的感觉：“帝国真会开玩笑，把这副千斤重担压在我一个小小的中尉身上……”

“河本中尉！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”松冈军曹提醒他。

“再等一等！”河本低声说道，回头瞧了瞧高粱地里的今田大尉和几具身穿东北军军服的尸体。

“河本中尉！大队部和特务机关的坂垣大佐恐怕要着急了！”松冈军曹将起爆器递给他。

“支那人没有什么反常举动吧？”河本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“没有！他们刚刚发了饷儿，还完全沉浸在和女人‘火拼’的美梦里。”

“好！”河本微微点点头。“今夜！就让我们为大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尽忠吧！”说罢，他颤抖着双手，用尽全身力气按下了起爆器……

“轰……”

南满铁路柳条湖东段一截不足一米的铁轨，在巨响中扭成了一团……

此时的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。

“糟糕！”松冈军曹皱皱眉头，“效果不太理想，怎么才炸毁一点点……”回身望去，在今田大尉的指挥下，半蹲着的士兵们，从腰间拔出刺刀套在了“三八”式步枪上。

“喂喂！大队部吗？我是河本！向您报告一起严重事件：支那军人炸毁了南满铁

# 硝烟散尽

路,目前我方该如何行动,请您指示!”

“马上通知奉天特务机关的坂垣大佐!就说支那人已经按捺不住了!”

“哈依!”河本放下电话,立刻摇通奉天特务机关的值班电话:“坂垣大佐吗?支那人已经按捺不住了!”

“知道了!”电话中坂垣的声音显得很兴奋,“很好!努力吧,帝国的勇士们!”

“哈依!”撂下电话的河本大声喊道,“今野一等兵!”

“哈依!”

“你马上通知驻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,就说北大营的支那兵炸毁了铁路,我们正在与之战斗!”

“哈依!”

“帝国的勇士们!前进!”今田大尉跳出高粱地,从腰间拔出指挥刀,向着北大营用力一挥……

“啥事儿?咋地了?”从睡梦中惊醒的中国士兵们慌慌张张挤进了院子,有的人仅仅穿着一条军用裤衩。

“柳条湖出事了!八成是小日本又闹腾妖蛾子!”一位排长喊着,双手还紧紧提着没系皮带的裤子。

“操他妈小日本!昨天搞演习今天又放炮,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啦?妈个X的!老子迟早要钻钻日本娘们的被窝去闹腾闹腾!”连长郑东贵拎着驳壳枪跳脚骂道。

“连长,小鬼子太欺负人啦!再不教训教训他狗日的,那咱还算是啥老爷们?穿开裆裤得了!”士兵们吵吵嚷嚷,边喊边骂。

“把家伙都给老子扛上!奶奶的!小日本再他妈敢吱毛,阉了他个舅子的!”郑东贵瞪圆了眼睛,掰开了手枪机头。

整座北大营全乱套了,七旅的弟兄集中在校场,拎着从武器库取出的武器,吵吵嚷嚷要跟小日本干上一架。

“你们要干啥?”中校团长朱芝荣跳上检阅台喊道,“要造反哪?”

“团长!”郑东贵喊道,“情况不对啊!你听听这外头的声音,八成是小鬼子要找事!”

“滚回你的狗窝睡觉去!妈个巴子的,小日本再怎么吱毛,难道他还敢胡来不成?你一个小连长瞎咋唬个啥?扰乱军心当心老子毙了你!”

“团长!真的不太对头啊!你听听刚才那爆炸声,离咱们才多远哪?这明显是冲咱们来的!”

“妈个巴子的，少废话！”朱芝荣不耐烦地摆摆手，“刚才王旅长来电话说了，这只不过是一场小误会，叫咱们都别大惊小怪的，该睡觉就睡觉去！还拿着枪干什么？都给我放回库里去！”

“团长……”郑东贵不干了。

“郑东贵！是不是就属你小子废话最多？把枪给我放下！听见没有？”

郑东贵赶紧把枪扔在了地上……

“这就对了！”朱芝荣点点头又道，“军人嘛！必须要服从命令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小日本再怎么吱毛，那也不过就是蹦跶几下嘛！他闹累了自然也就消停，我就不信他还能闹一宿是咋地？”

趁朱芝荣不注意，郑东贵偷偷拾起了手枪塞进了裤裆，“宝贝呀！你可千万别走火，我可是没关保险……”郑东贵心里暗暗念叨。

操场又变得空旷起来……

“妈的，我怎么总觉得这心里跟长了草似的？”头枕着手枪的郑东贵翻来覆去睡不着，“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把命交给别人终究不是什么好办法。”

“轰……轰……”北大营在震颤中迅速被浓烟包裹。郑东贵被气浪翻卷着，从炕上抛到了地下，尘土灰烟夹杂着砖头瓦块，砸了他一身……

“妈个巴子的，小日本动手啦！”郑东贵大叫着从碎石中爬出来，“弟兄们！跟他狗日的干了！”他顾不得穿鞋，拎起枪就向外冲……

“弟兄们！咦……”躲避着四处横飞的弹片，郑东贵回头瞧了瞧跟出来的弟兄，“咋就你们几个，其他人呢？”

“连长！”一个士兵喊道，“能喘气的全在这里！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！”

“好样的！拿上家伙，跟我往外冲！”

“是！”

每一具尸体被刺了几十、几百下之后，今田大尉率领的日本兵已经杀红了眼睛。刚刚入睡的中国士兵，被破门而入的日本兵用刺刀和枪托疯狂地捅着，砸着……关东军的士兵就像受了惊的兔子，端着步枪在原地跳着、号叫着……惨叫和血花飞溅的声音充斥着整座北大营。

“弟兄们！咱们和小鬼子拼啦！”中国军人终于清楚地知道忍耐是一种什么后果。他们不顾一切砸开紧闭的武器库大门，取出了摆放整齐有秩序的武器……

“小鬼子真他妈凶残……”事后有人回忆道，“他们就连躲在粪坑里没穿衣服的兵都不放过……那一刀刀捅的，连粪带血的……”

## 硝烟散尽

“去他妈的！”郑东贵马上驳斥了这种言论，“当兵的光屁股就够他妈丢人了，大敌当前居然还躲进了粪坑？操他奶奶的，中国人的脸全叫他们给丢尽了！”他拍着胸脯说道，“你瞧瞧咱的兵，那个个都是爷们，那天晚上……”

郑东贵的那天晚上用书面语言来表达应该是这样：

他率领七八个兄弟冲出倒塌的围墙之后，便一头钻进了高粱地。还没等他匀口气，一颗划着破空声的子弹便打断了他耳边的高粱秸。

郑东贵向弟兄们做出个“噤声”的手势，雪亮的三角眼敏锐地向四周巡视。

一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慌慌张张溜进了高粱地，一边跑还一边向身后不停地张望。

郑东贵没有动，他想看看小鬼子到底想干什么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家伙居然边跑边解裤子，没过多久，一阵“稀里哗啦”断断续续的流水声清晰地传来……

“妈的！原来是个新兵蛋子。”郑东贵心想，“一听枪响就他妈尿裤子。”他冷笑一声，从靴筒里拔出了匕首，到了嘴边的肥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跑掉。

“谁？”日本兵猛然回过头。

“噢……”雪亮的军刀从日式钢盔的帽檐下齐柄没入，郑东贵轻轻捂住这个倒霉家伙的嘴。“孙子！听话，别叫……”郑东贵趴在他的耳边低声地规劝。手腕一用力，这把被骨茬崩飞了刃口的匕首，拖着血沫子从小日本的左眼被生生拔出……

郑东贵感觉自己的心情舒畅了许多，与此同时，他感觉自己的血在沸腾，身上有着说不出的舒适。一股温热从下肢涌到了头顶，仿佛这股热气马上就要窜出头顶的百汇穴。“杀小鬼子的感觉真他妈爽，就像是在寒冬腊月洗了温泉吃了快热乎乎的火烧……”他闭着眼睛，体会这种百年不遇，可遇不可求的神仙境界。

一位兄弟在他的耳边低声喊道：“连长，快瞧瞧你的下半身……”

“下半身咋地啦？”郑东贵低头一瞧：小鬼子蚯蚓般的小家伙还在“沥沥啦啦”淋着热气腾腾的尿……

“你个鳖犊子！翘辫子也没忘记糟践人！”郑东贵破口大骂，伸手向自己的裤腿抹去，“妈呀！我咋也尿了呢……”他心里暗暗叫苦，脸上一阵红似一阵。

“连长，咱们快走吧！再晚就出不去啦！”

“妈个巴子的，你瞧瞧这乱的，还能上哪儿？”郑东贵对沈阳的时局感到了绝望。

“咱们去找少帅，我寻思别的兄弟也会去找少帅。只要少帅在，咱们东北军就有希望！”

“嗨！”郑东贵重重叹了口气，“好端端的土地就这么白白扔了，我他妈真不甘心！”一拍大腿，郑东贵向北大营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王八操的小日本！只要老子不死，

这辈子咱就算耗上了！老子倒要看看，干到最后到底谁是爹？”

北大营的上空被火光和浓烟笼罩着。从睡梦中惊醒的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……

“北大营这是咋地啦？”有人问道。

“你还不知道啊！小鬼子进攻咱东北军啦！”

“进攻东北军？那不是要打仗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？兵荒马乱的，快带上你家大妞逃吧！腿脚快的，兴许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去关里的票车！”

“日本人和东北军打仗关咱啥事儿？谁坐龙椅咱们不得纳粮啊？”

“你爱跑不跑！我可告诉你，小鬼子正满大街找花姑娘。就你家大妞那水灵样儿，八成是躲不过去……反正你自己寻思吧！”

“哎哎！你等等……嗨！”瞧着满大街没头苍蝇一般乱窜的老百姓，这位要“纳粮”的仁兄再也站不住了，转身向屋里喊道：“大妞她娘！赶紧带上面口袋！”

“她爹！这是咋地啦？”

“跑反啦！咱们闯关里啦！”

京奉铁路奉天总站。

“少帅吗？我是王以哲！”北大营七旅旅长王以哲捧着铁路值班室的电话，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哭诉：“少帅啊！七旅完了！沈阳完啦！”

“鼎方（王以哲字鼎方）！你别急，慢慢说。”刚刚从戏院匆匆赶回的张学良，头上也见了汗。

“少帅呀！我对不起你啊！我把沈阳给丢了。”王以哲泣不成声。

“鼎方！你别说了，你马上来北平，马上过来……”张学良说到这里，手里的电话在不知不觉中摔到了紫檀木办公桌上。

“喂喂？少帅！少帅！”王以哲大声呼叫。

开往北平的最后一班列车发出了一声呜咽，在“嗤嗤”不断的蒸汽声中，飘着白烟，缓缓驶出了车站。

这一天，是公元1931年的9月18日。



## 第1章

五月末的北平渐渐进入了暑期，街上的车夫已经打起了赤膊。行人没有了往日的悠闲，神色匆匆，边走边看着手中新发行的《大公报》。

时局变幻莫测，山海关外的辽东大地，在日本人的主持下成立了所谓的“满洲国”，大清王朝那位被妃子遗弃了的宣统皇帝，摇身一变成了“满洲国执政”。如今的国人再想要踏上这块原属于中国的领土，必须申请“特别许可”。

“这叫什么事儿啊？”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这种声音，“就是大清国那会儿也没松到这种地步啊？这民国到底行不行啊？”

“老兄，莫谈国事，莫谈国事呀！”往往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便会有“热心人”出来提醒。街面上的行人都是如此，校园内那些莘莘学子就更加按捺不住内心深处的怒火，纷纷串联、结社、演讲。这天下午，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学生组织“铁血社”，刚刚结束“还我山河”的紧急集会，另一个学生组织“光复社”就请来几位原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进行声泪俱下的演说，说到逃亡时的凄惨，闻者无不动容涕零。

于慧平静地听着东北学生声情并茂的演讲，心情却糟糕得一塌糊涂。

陈卅这个人她总共见了四次面说过三次话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他被校务领着走进燕大校园的时候。他仅仅是从她身边经过，二人谁都没瞧见对方。当时陈卅盯着燕大的校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：“奶奶的，老子也算是进了大学！”

第二次见面是在天桥，当时陈卅看见她穿着燕大校服，就主动上前搭讪：“你是燕大的学生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叫陈卅，小名叫沂生，东北人，原籍山东……”

“你跟我说这些干吗？”

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……”

于慧觉得很好笑，她心想：“这么土的手段你也敢拿出来现世？”

第三次见面是在一个月前她吃过午饭之后，正想丢掉食盒中剩下的馒头和摊

黄菜,却发现陈卅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的食盒,看得她有些心跳还有些恼怒。

“你吃吧……”于慧将食盒递给了陈卅,还以为他家穷买不起饭,“还热乎着……别凉了……”

陈卅打量着于慧,没说话。

“你看什么?”于慧有些恼怒他的无礼。

陈卅指着她的脑后说道:“如果你把辫子解开,在脑后梳一根马尾巴就更漂亮了。”

“无聊!”于慧生气了,出身名门望族的她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羞辱,她坚信这个车夫打扮的穷小子,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乡下的土丫头。她懒得和这种没素质的登徒子废话,挟起书包转身离去。走出了很远,陈卅那浑厚的声音依然清晰可闻:“真的!你真的很漂亮!”

第三次见面之后,也就是今天早晨。当她和自己的同班同学,英俊潇洒的韩柏正在贴板报的时候,陈卅一声不吭地站在了她的身后。

“你干吗?吓我一跳!”于慧又气又怒。

“我有话想跟你说……”陈卅鼓足了勇气说道,“你必须听我把话说完!”

“那你就说呗!”于慧对这个方脸厚嘴唇的陈卅感觉很讨厌。

陈卅咬了咬牙,把心一横大声说道:“你嫁给我吧!”说着,他闭上了精光四射的眼睛,静静等待着那预想中的一巴掌。

于慧夹着图画纸愣立当场,意料之中又觉得一丝好笑:“天下居然还有这等厚脸皮的人物……”她对陈卅做出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条评语。

就在于慧想着该怎么拒绝陈卅的时候,她身边的韩柏却按捺不住,怒气冲冲地骂道:“流氓!你简直就是臭流氓!”

陈卅白了他一眼,没吭声。

“你简直和日本鬼子一样无耻……”话音未落,韩柏骤然变了脸色。陈卅的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捏住了他的咽喉。文弱书生如何承受得起,登时韩柏的脸色就如猪肝一般红肿。他浑身酸软无力不说,就连喘上一喘的力气都要消失殆尽。

“放手!放手!你要干什么?”于慧用力捶打着陈卅的后背。纹丝不动的陈卅冷笑了一声:“你怎么骂我都可以,可要把我说成是那狗日的小鬼子,妈个巴子的,看我捏不捏死你个舅舅的?”

“你放手!你要干什么?”于慧只感觉手腕一阵钻心般的疼痛,几乎哭将出来。

陈卅放开手掌,韩柏捂着脖子痛苦地蹲在了地上。

“都别看了!别看了!没事!没事!”于慧赶紧驱散围观的同学,慌慌张张地将陈

## 硝烟散尽

卅拉到了另一边问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娶你。”

“你多大啦？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我今年十九。没别的，就是想娶你做老婆。”

“你……”于慧哭笑不得，她狠狠盯着陈卅问道：“你觉得这个请求合适吗？”

“有啥不合适的？娶老婆那是天经地义！我看中你，你就嫁给我。你来到这世上注定就是要给我陈卅做老婆的！”

“你无耻！”于慧被他气哭了。

“哭啥？”陈卅回头看了看站在一边气得面色铁青的韩柏，说道：“你喜欢这小白脸是不是？他哪行啊？现在是啥年头？那是拳头加馒头的年头。拳头硬才能吃饱饭。你就像他……”他一指面如青壳螃蟹似的韩柏，“就凭他咋咋唬唬那怎么能行？只会耍笔杆子还想赶跑小鬼子？门都没有！”

“别说啦！”于慧大声喊道，“你赶紧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！”

“那好！”陈卅拍拍胸脯说道，“这事儿咱就算定下来，总有一天我会牵着高头大马来娶你！”走了两步，他停下来又说道，“不管你嫁给了谁！”

“土匪！臭流氓！”于慧恨不得把这一屋子的桌椅板凳统统砸在他的脸上。

陈卅走出了教室，却被一位身材矮小、戴着一副近视镜的文弱书生给拦住。

“大哥，谈得怎么样啦？”眼镜书生问道。

“还能咋样？”陈卅咧嘴角苦笑。

“你看看，我说不行吧！你偏去。你瞧瞧这闹的，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求爱的！”眼镜的嘴不停地埋怨。

“你懂个啥？”陈卅一撇嘴，“漂亮女人那都是给咱这些上马打天下，下马治国家的能人准备的，咱这是事先关照你懂不懂？放心！经过这么一闹腾，恐怕这辈子……呵呵！这丫头也不会忘记咱了……”

“你还挺有自信？呵呵！‘上马打天下，下马治国家’这话说得很溜儿，你到底跟谁学的？”

“看蹦蹦看的。呵呵！你们这些城里人，恐怕就是想看也看不着。妈个巴子的，整个东北都叫小鬼子给占了……”

“大哥，你刚才的举动太唐突。唐突你懂吗？唐突就是指你太冒失。于慧可是咱燕大的校花，目标大风险也大。你把她惹急了，她家里人要是出面找你麻烦，那可就有得受的。她家老头可是南京政府的座上宾哪！”

“怕个鸟？”陈卅一瞪眼睛，“谁怕谁还不一定呢？他蒋委员长怕小鬼子，小鬼子马上就会怕我。你算算到底是谁怕谁？奶奶的……”

“行行！”眼镜叹了口气，“不过经你这么一闹腾，我看想娶于大小姐八成是没戏了，信不信？不信咱们俩儿打赌。”

“呼……”陈卅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深有感触地说道，“这心事啊，就不能憋在心里。我不说出来，她又怎么知道我想娶她？说出来我就好受多了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。同不同意那是她的事情，说不说可就是我的事情了。”

“我徐文远算是彻底服了你！”眼镜一挑大拇指，“这世间还有这么追女人的，你可真牛！”

“那咋地？”陈卅瞪着眼睛向天发誓：“在我没遇到梦中的仙女之前，就先拿她开开心，要不……哼！她想嫁我还不一定娶呢！”

“大哥！你这辈子就是这么讨老婆？表面上拽着一个，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个，哪个女人肯嫁你那才叫瞎了眼。”徐文远低头想了想，突然赞叹道，“别说，你有时说话还挺有水平的……”

于慧被陈卅搅得心烦意乱。更加令她恼怒的是：“陈卅风波”并没有就此打住，反而像坐上了出膛的子弹，很快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一些吃不着葡萄硬说葡萄酸的无耻之徒，据说还要将这件事写成剧本。他们坚信这部戏一定会继莎士比亚之后，成为又一部歌颂爱情的“伟大力作”。

于慧快疯了……

令人心烦的陈卅是一个喜欢“起刺儿”的人物。骚扰了于大小姐之后，他蹲在校园的讲台下，倾听着流亡学生声泪俱下的“控诉”，嘴里却“嗤”声不断……

“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还是不是中国人？”有一位女同学看不过去，不满地说道，“人家在台上那是为了唤醒四万万同胞。你不听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有心情捣乱？中国怎么竟出你这种人呢？”

“你说啥？”陈卅一瞪眼睛，“我不是中国人？”他“腾”地从地上站起，拍着胸脯喊道：“妈个巴子的，小丫头片子知道个啥？你了解中国老百姓吗？他们哪个不想抗日？可你瞧瞧南京政府，他们从心眼里打算过抗日吗？你们这么瞎折腾管个屁用？南京政府的蒋委员长，会因为你们一哭二闹三上吊出兵抗日吗？要是真想唤醒点啥，那还得去唤唤蒋委员长才行！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有人不满地问道。

“嗤！啥意思你都听不明白还他妈大学生呢？”陈卅一撇嘴，掰着手指头说道，“首

## 硝烟散尽

先，你们先得告诉蒋委员长：‘醒一醒吧！那小鬼子不是占了你的东北就算拉倒，他还想要你的华北、西北甚至你家的炕头！’如果有必要，你们还得跟他说，这小鬼子色得很，他不光是要占你家炕头，还得一脚把你踢下去睡了你的女人。如果蒋委员长连这口气都能咽下，那没说的，还是咱自己和小鬼子干吧！缺了他这根葱咱照吃豆腐……哎哎！你们跑什么？”陈卅说得绘声绘色口沫横飞，可是这些学生，无不面色突变如作鸟雀散……

“你下来吧！”陈卅一指台上两腿转筋抖如筛糠的流亡学生，大声喊道，“光动嘴皮子鼓动别人那不是本事，你也算是个带把儿的，有种就自己去和小鬼子干！老子给你掏路费……”

流亡学生不待他说完，“妈呀”一声抱头鼠窜……

“大哥！”徐文运气急败坏地喊道，“你可真是大胆啊！怎么能在公开场合说这些话？你不怕被蓝衣社听见吗？”

“怕个鸟！”陈卅大声喊道，“逼急了，老子就去南方投奔共党去！妈了个巴子的，谁干掉谁那还不一定哪！”

“大哥！你真要投共？”徐文远问道。

“那当然！”陈卅点点头，“我就看好了共产党。他们主张抗日，没说的，那就是好样的。”

“那不过就是表面说说，”徐文远左右看看，低声说道，“以后这些话千万不要在公开场合说，当心有狗……”

“怕啥？”陈卅不以为然，“老子马上就不在这里混了，还怕个鸟！”

“你真要去投共啊？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情。你没瞧见天桥是怎么处决共产党的？摆了一溜儿挨个用枪崩，就连刚生了孩子的女人都没放过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呀！”陈卅也低声说道，“你说的那是现在。等我当了共产党，那就算轮到国民党摆一溜儿了，不信你就瞧着。”

“你狠！算你狠！”徐文远学着陈卅的口头语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蓝衣社等“党国精英”并没有找陈卅的麻烦，反而对这些经常组织集会的学生虎视眈眈。特别是那位叫韩柏的学生，落入了某些组织的视线。

陈卅就不只一次发现跟踪在韩柏周围的便衣。当然，他是因为跟踪于慧才无意发现这个秘密的。如果不是有于慧在场，他真想看看这个韩柏的身手是否有他嘴皮子的一层功夫。

一个月后，正在街头散发抗日传单的韩柏被人围上了。特务先是将韩柏和于慧

隔离开来,随后便展开了缉捕行动。

别说,韩柏还算是条汉子。被人按在地上之后,嘴里还大声叫嚷着:“还我东北!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

一向养尊处优的于慧吓呆了,她除了挣扎谩骂,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就在这个时候,陈卅出手了。

他瞪圆了眼睛,一记漂亮的侧踢打掉拦住于慧那个便衣特务的手枪,迅如闪电的拳头捣进了他镶满金牙的嘴。

“哎呀!你快救韩柏!”于慧急得想哭。

“救他?”陈卅瞥瞥被按倒在地满脸是土的韩柏,有些不情愿。

“你救不救?你要是不救以后就别指望我会理你!”于慧哭道。

“妈个巴子的,你这也算是求人?”陈卅一咬牙,眼睛突然变得血红。他轻轻从金牙便衣的嘴里拔出拳头,挺身奔那几个按倒韩柏的便衣迎了上去。

“站住!不许动!”两个便衣特务掏出驳壳枪。

“妈个巴子的,敢在老子面前动枪?你他妈是活得不耐烦了!”陈卅抬腿从地上挑起满嘴是血的便衣挡在身前,左手在腰间轻轻一拍,一道寒光破衣而出……寒光锃亮的飞抓,连皮带骨将一个便衣持枪的手紧紧扣进他的腹部。

“叭!”另一个便衣的枪响了。

一道血箭从豁牙便衣的后脑窜出,溅得惊叫不止的于慧一身一脸。

这便衣仅仅只有一次的开枪机会,还没等他再次扣动扳机,陈卅一脚就撩在他的胯下,铁一般的拳头将他打得脑袋终身定格在转角60度的位置上。

“别动!”陈卅一指剩下两名手持德国榴子的特务,右脚一记后踢,将那位跨下严重受伤的老兄送上了天空。

“你……你是哪路的朋友?”一个便衣特务哆哆嗦嗦地问道。

“哪路?”陈卅咧嘴一笑,“呵呵!老子是‘吃打饭’的‘常胜’!”(指报号为‘常胜军’的土匪)

“常胜?”特务们傻眼了,“没听说过……”难怪他们不知道,东北胡子的黑话犹如第二外语。

“没听说过?那老子就叫你们长长记性!”

当大批警察闻讯赶到的时候,陈卅已将剩下的便衣打成了血葫芦……所谓双拳难敌四手,在闻讯赶来的警察用枪逼迫下,陈卅最终束手就擒。韩柏趁乱跑掉了,当警察闻讯赶到的时候,陈卅已将剩下的两名便衣打成了血葫芦。当局弄不清陈卅

## 烟散尽

到底是哪路神仙的黑衣警察，把他和于慧一起关进了大牢。

现如今，陈卅和于慧正好在大狱关个对门。于慧对自己背景很自信，所以并不着急，可是陈卅不同，他的脑子在飞快地旋转想着脱身之计。

“你能不能歇歇？转得我头都晕了！”于慧抗议。

“我和你不同！”陈卅没好气地说道，“你家里有钱有势，我算什么？为救小白脸银铛入狱，妈个巴子，丢死人了！我这命也苦，从东北到华北，怎么总和大狱打交道？”

“哼！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！”于慧扭过脸不再理他。

“喂！我说屋里的！”陈卅真没客气。

“你叫谁呢？土匪！臭流氓！”于慧恨恨骂道。

“能不能把你头卡借我使使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别针也行，有吗？”

“你去死！”于慧这话挺伤人。

“我说你至于这样吗？你就是不待见我也不至于这么恨我吧？更何况我还救了你的小情人。”

“你这人说话怎么……这么难听？什么小情人？你胡说什么？”于慧气得想杀人。

“你不用上火，”陈卅撇撇嘴说道，“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人。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！”于慧豁出去了，“我这辈子就是嫁猪嫁狗也不会嫁你。”

陈卅点点头，没言语。于慧轻轻瞟了他一眼，却发现他闭气凝神不知在想些什么。“臭流氓……”于慧在心里狠狠骂道。

“说！你想不想嫁我？”陈卅伸出手指喊道，“我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，就三分钟！”

“省了你的三分钟吧！”于慧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“就是三十年我也这么说。你也不想想，我和你有感情吗？我和你有共同语言吗？和你很熟吗？你……你简直就是个土匪！”

“好好！”陈卅点头笑道，“算你有眼光。其实啊！你说的那几点都是次要的，是不？像你们这些文化人，说起话来就喜欢拐弯抹角。啥叫没感情？你爹和你娘入洞房的时候我就不信他们有个屁感情。啥叫没有共同语言？你爹和你娘刚认识的时候有啥共同语言？啥叫我和你不熟？不熟你干吗叫我去救那小白脸？妈个巴子的，小白脸有啥用？光会动嘴皮子，关键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。靠他救中国？嗤！不是我瞧不起他，就他这胆量上了战场也是个孬种。说白了，就是我家穷你家富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又能怎么样？我就喜欢他关你什么事？”于慧终于按捺不住，拿出了女人的杀手锏——不讲理。

“好啊！”陈卅无奈地一笑，“既然你这么绝情，那好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俩以后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”

“呦！那我得好好谢谢你！”于慧讥讽地笑道，“谢谢你饶我一命！”

“别客气，反正你后悔是免不了了！”陈卅说罢，左右两边看看，嘴里哼唧起比较脍炙人口的胡子歌，“提起那宋老三啊！两口子卖大烟哪……”

“你胡唱些什么呀？难听死了……”于慧捂住了耳朵，可是那双晶莹剔透如秋水皓月一般的眼睛却紧紧盯在了陈卅的手上。

一枚钢针从陈卅领口被缓缓抽出。

“你要干吗？”于慧不解地问。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”陈卅将钢针捅进了铁门的锁眼，“你家大业大有人照应，我不过就是个泥腿子，逃命要紧。”

“你要逃？”于慧瞪大了眼睛。

“废话！不逃我难道还等死不成？那几个重伤的特务可全是我一手成全的，你以为他们会放过我？要是为了自己老婆，上刀山下油锅我也认了。偏偏是遇上了你这么个油盐不进香臭不分的姑奶奶，没办法，逃命要紧。”

“喂！你跑了怎么办？”

“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就等着小白脸来救你吧！拜拜啦！”话音未落，陈卅已经无声无息推开了铁门。

“咦？你还会说英文？”

陈卅没理她，双目死死地盯住走廊尽头那昏昏欲睡的狱警。

“你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警察刚刚睁开了眼睛，一枚闪亮的钢针呼啸而至。

警察局陷入了混乱，犯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成功脱狱，而且还打伤狱警。

“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？”警察局局长捏着钢针仔细端详，可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

“他说他是燕京大学……”侦缉队长吞吞吐吐回道。

“学生？北平有这么厉害的学生么？”

“……扫地的！”队长终于鼓足勇气把话说完。

陈卅没敢在北平多呆，他深夜闯入徐文远的宿舍，连人带被将他裹到门外……

“是大哥你呀？妈的！我还以为遇上绑票呢！”徐文远将眼睛贴在陈卅的脸上仔细辨认。

“小声点！”陈卅四下看了看，“老子要走了，临行前和你道个别。”



## 硝烟散尽

“有你这么道别的吗？”

“没办法，习惯了，呵呵……”陈卅捂着徐文远的嘴，自己却呵呵笑起来，“老子要去投奔共产党！”

“你？”徐文远拽下他的手，“就凭你？一个人从北平到江西？”

“是啊！就凭我！”陈卅拍拍胸脯，“就凭咱这一身本事，到哪儿都饿不死！”

“你有钱吗？”

“这天下哪里没有个土财主？你放心！他们就是我的‘衣食父母’，走到哪里咱都饿不死。”

“行！”徐文远什么也不说了，“你自己一路保重吧！”说罢，将头一蒙不再言语。

“兄弟我告辞了！”

“你先等会儿！”徐文远在被子里嚷道，“顺便麻烦你老兄把我从哪儿搬来再送回到哪里去……”他重重打了个哈欠，“真他妈的困哪！”

霉运当头的于大小姐在徐文远被人“绑票”的同时，经过家人的营救走出了北平监狱。她一边走一边痛骂陈卅是“土匪、臭流氓”。

得知于小姐身份的警察们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他们猜想这位大小姐盛怒之下，会不会将怒火转嫁在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头上。不过还好，于家并没有刻意去找那些小喽啰的麻烦，于慧的二哥于孝明只是对警察局局长说句“下次注意”而已。于大小姐走后，警察局局长像模像样给了手下一记大嘴巴，并狠狠地骂了句：“连于小姐你都不认识，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于大小姐返回闺房之后，卧床休息了一个星期，随后陪着韩柏该发传单发传单，什么事儿都没耽误。陈卅的“阴影”很快走出了她的世界，她又变得活拨动人起来。如果有人好事儿问她陈卅是谁，恐怕她要想上一会儿，才能想起那个被她嗤之以鼻称为“土匪、臭流氓”的关东胡子。

陈卅趁着夜色摸进了东郊一间日本人开设的洋行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‘家’，解决掉值班的日本职员，将所有财物搜刮一空。“以后就这么办，”他暗自想道，“即能抗日又能换来实惠，一举两得。”

拧开库房的锁，用手电向里面照去。基本上一箱箱全是鸦片，数量多得惊人，能毒死一个日军甲种师团的步兵联队。“看来路费得另打主意了。”好不容易摸到了几盒罐头，在临出门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又被墙角的纸盒牢牢吸引。剥开外包装，从中取出一个纸包，陈卅掂了掂打开一看，是专门供应军官的上等日本巧克力。

“巧克力？”陈卅掰下一块塞入口中，细细咀嚼着，“还别说，小鬼子整的东西就